

弦歌

王焱

在杨昭老师荣获高黎贡文学奖的感谢词中,老师如是说:“我渴望自己的生命像一部性能优异的收音机那样,精准、敏锐地接收到世界的信号,同时又将这信号转化为属于自己的清晰而动听的声传递出去。”闻此,我潸然泪下。我的老师们,一直以他们独有的方式书写着、传递着温暖与力量,让更多在大山里苦苦挣扎的学子能够听到、辨别出他们在哪个方向,母校在哪个方向,理想在哪个方向。我所在的乡村,收音机常常收不到信号,但是,我听到了老师从“地线”传递给我的讯息。读书、写作成为我与师长们遥遥相望、情感传递、精神沟通的纽带。我像一台敏锐的收音机一样,隔着万水千山,捕捉、聆听着老师们的教诲,感知着时代的最强音。

幸运的是,我可以继续读书。毕业后,我以继续教育本科生的身份进入了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。有一次上张承明老师的选修课,当我被大雨淋得湿透了才跑到教室的时候,教室里早已没有座位。我惊讶于即便用了最大的教室,居然也座无虚席。有站在窗边的,有从隔壁教室搬来板凳坐在门边的,还有试图再往里面挤一挤的。我站在教室后门靠墙的位置,手里拿着笔记本。张老师说道:“这是选修课,没有座位的同学可以回去休息了,不点名。”没有一个人离开。我忘了身上的衣服是什么时候干的。

那一年,家里拮据,我再也拿不出钱来交学费。暑假回到师大上课的第二天,学生部便将欠费学生的名单张贴出来。同宿舍的同学告诉我,我的名字被贴在教室门口了,我沉默了。下午上课时,张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。一路上,我的心怦怦直跳,脸红到了耳根,想着该如何向老师解释欠费的事情。门开了,老师笑着叫我进去,随即递过来2本书,说是送我的。我紧张得来不及细看书名,只见老师挥了挥手,我转身就跑。回到教学楼,我躲在卫生间里翻开老师送给我的书,其中一本是《活着》。我想老师应该是看到我的名字上了白榜,所

以用这样温柔的方式“包庇”并鼓励欠费、身处困境中的我。

挤着听课的场景在师专读书时也碰到过。那是选修课《红楼梦》,任课老师是杨昭。杨老师上课从不点名,教室里却次次座无虚席,没有一个人中途离开。与我境遇相同,在穷困中被老师们关照的还有师兄。一次聚会,听王琼老师说起,师兄读书时很勤奋,但是因为家里穷,整个人都瘦瘦的。因为爱读书,他常常把伙食费节省下来买书。为了不伤师兄的自尊心,杨老师想了一个办法,特地委托师兄的好朋友——中文系主任帮忙。系主任把师兄叫到学校门口的餐馆,让他想吃什么就点什么。坐在我身旁的师兄马上就“抢”过话头说,那天他连点了3盘小炒肉,全都吃光了。师兄毕业的时候,系主任说,师兄以后要是成不了著名作家就对不起他。

让人叹惋的是,自那一别后,王琼老师因车祸去世。还记得那年元宵节,我回昭通看望母亲,顺道探望杨昭老师。晚上陪孩子放完鞭炮后,我匆匆赶往恒邦超市旁的烧烤摊,杨昭老师、朱镛、影白早就到了。我问老师是不是等了很久,老师说他也是刚到,生怕我因为迟到而内疚。老师从身旁拿出一本黄色外壳的书递给我,说这本书对我的写作或许会有帮助。我看了一眼书名,是英国诗人特德·休斯的《诗的锻造》,我小心地放在书包里。后来聊到老师在《滇池》开设的“细读”专栏,老师说每次交稿他都很矛盾,写的时候总觉得可以写很多,交稿时又怕篇幅太长而影响到其他作者的稿子。老师是善良的、纯粹的,在他面前,我们都是笨嘴笨舌的学生,想要说些安慰的话,又不知该如何开口。

从烧烤摊出来时,雪花正簌簌飘落,我伸出手想要接住其中一片。

老师们身上的儒雅与谦卑,文字中的热血和骨风一直温暖着我。他们不仅馈赠我们知识,更教会我们如何在喧嚣中持重、守正,传唱礼乐教化的“弦歌”。

长大的感觉

永善县红光九年一贯制学校 汤杰

不知道同学们是否还记得长大的感觉?我对此印象尤为深刻。

还记得那时正值盛夏,爸爸妈妈干完活回到家,发现家里一片狼藉——原来是弟弟在我写作业时闲不住,竟把我的作业本给撕了,我和弟弟为此大闹起来。爸爸妈妈见状,不但不批评弟弟,反倒怪我欺负他。我心里委屈极了,一怒之下,便转身跑去了外婆家。

外婆家离我家并不算远,而且外婆特别疼爱我,于是我打算向她诉苦。来到外婆家门口,我把门敲得震天响,嘴里不住地喊着:“外婆!外婆!”外婆一听是我的声音,连忙打开门把我拉进屋里。

“外婆,我来看您了!”外婆笑眯眯地问:“小杰呀,怎么跑得满头大汗?是不是有什么事?又和爸爸妈妈闹别扭啦?”她一下子就猜中了,我有点发愣。我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,看见桌子上放着一杯水,里面还加了一块红糖——是外婆特意为我准备的。我心里一暖:外婆总是这么懂我,知道我不爱喝白开水。外婆让我坐到沙发上,耐心地和我聊了起来。在我心里,她是最爱我的人。当她得知我是因为一本作业本和爸爸妈妈闹别扭时,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乖孙啊,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”我撇着嘴问:“为什么呀?”一边说,一边捧起了那杯红糖水。

外婆说:“你想想,你爸爸妈妈把你拉扯大,多不容易啊!他们平日里那么

忙,一回到家里,听到你们俩吵吵闹闹的,心里能不烦吗?”

我不高兴地对外婆说:“我不听,我不听。”

外婆笑着说:“你呀,就别耍小性子了。”

我把红糖水一口气喝完,将空杯子往桌上一搁,扭头就跑出了外婆家。耳边隐隐约约传来外婆的声音:“快去给爸爸妈妈认个错,你也该懂事啦!”

我跑着跑着,脚步渐渐慢了下来,外婆的话在脑海里回荡。我觉得确实应该向爸爸妈妈道歉,可心里又七上八下:爸爸妈妈会原谅我吗?会不会又批评我一顿?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,我回到了家。没想到,我刚一开口,他们就说已经原谅我了。我顿时喜出望外,一下子体会到了什么叫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我想,这或许就是长大的感觉。

第二天一大早,爸爸妈妈就出门干活去了。我特意早早起床,把地板拖得干干净净,洗好了衣服,还做好了饭。爸爸妈妈回到家后,激动得眼圈都红了。爸爸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你真的长大了。”我的脸发烫,心里却甜滋滋的。这就是长大的滋味吗?感觉真好。

那一刻,我终于明白了外婆的话:长大,不在于个子长高,而在于心里读懂了父母,懂得体谅和回报他们的辛劳。

(指导教师 聂玉梅 胡兴梅)

作者简介:
王焱,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见于《诗选刊》《飞天》《散文诗》《边疆文学》《滇池》《作家天地》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等,现居昆明。



那年夏天,我回到了昭通。次日清晨,我听闻大学老师杨昭母亲病逝的消息。师兄从昆明赶回,当天下午我们一起前往殡仪馆吊唁。

老师明显消瘦了很多。他小声地说着身体健壮的母亲对自己的“溺爱”,还说起母亲站在凳子上拿东西不小心摔下来的事……我的心被拧得紧紧的。朱镛问老师:“没改完的试卷要不要拿来我们一起改?”我知道,朱镛是担心老师伤心过度、休息不好,晚上还要忙着批改学生的试卷。老师拒绝了,理由是他已经改了一部分,中途更换阅卷人会对学生不公平。“教育公平”是老师一直恪守的准则,无论我们来自乡村还是城市,他都一视同仁。

刚毕业的时候,我被分配到家乡一所高山区的乡村中学。那里交通不便、通信不畅、时常缺水断电,还有2300米海拔带来的刺骨寒意。毕业离校多年后的一次偶然机会,我又拜读了老师杨昭的一篇小说,文末赫然写着4个字“书于炭房”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见老师远离喧嚣,独自躲在炭房里读书、写作的身影。身处逼仄的炭房,他的头发散乱,指尖夹着一支香烟,写到停顿时,便在粉笔盒改成的烟灰盒里弹一弹烟灰。微弱的光从炭房的窗子里流出,洒了一地的银灰。恍惚间,我仿佛又回到了中文98班的教室,听见杨昭老师全程脱稿、洋洋洒洒地解说《红楼梦》,还听见吕亚平老师字正腔圆地用一连串排比句对文学作品进行赏析:“压不弯、打不碎、拍不扁的‘小红豆’……”

雪地里的悲伤

水富市博爱小学 杨芷瑜

亲情是淅淅沥沥的春雨,滋润我干涸的心田;亲情是熊熊燃烧的炭火,在寒冷的冬季给我送来温暖。

我有一位慈祥的祖父。小时候,他常常带我去地里干活儿。回到家,他总会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棒棒糖递给我。

后来,我们搬进了城里,祖父却没跟来,我的生活中从此少了一份陪伴。

没过多久,祖父被确诊为癌症,而且是晚期。祖父越来越瘦,他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状况一日不如一日。我和奶奶送饭时,奶奶开口问:“你好了吗?你知道这是在哪儿吗?”祖父笑着说:“我呀,身体好得很,过几天我还要去

地里干活呢!”看着祖父的笑脸,我的心里涌起一股浓浓的悲伤。

这天,我们又来看望祖父。祖父一直咳个不停,我难过地望向窗外。天空好像蒙了一层黑灰色的纱布,又仿佛施了魔法,慢慢地压向地面,让人喘不过气来。一阵风吹过,树叶“沙沙”作响,仿佛在弹奏一首悲伤的乐曲。我望向奶奶,她眼角未干的泪痕和红肿的眼睛让我心疼不已,不知道她究竟哭了多少次。

在我放假的前几天,祖父的精神格外好,他对奶奶说:“我想回老房子看看。”奶奶不忍拒绝,只能红着眼睛,重重

地点了点头。我向窗外,雾蒙蒙的天空下,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树上婉转地叫着。我的心忽然涌起阵阵寒意。

就在我放假当天,一个噩耗传来,祖父去世了。我和爸爸妈妈急忙赶回老家。途中,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。洁白的雪花犹如一个个小精灵,漫天飞舞。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。

赶到老屋时,堂屋里挤满了人。我呆呆地站在院子里,任由雪花落在头发上、肩膀上。我还没来得及对祖父说“再见”,他就匆匆地离开了人世。那句还未说出口的“再见”,化作漫天雪花,肆意飞舞。

(指导教师 赵剑)



那个教会我热爱生活的人

永善县红光九年一贯制学校 杨泽燕

而在于对生活的热爱与坚持不懈。哥哥对音乐也情有独钟。他爱唱歌,虽然音准欠佳,却总爱在家里开“个人演唱会”。一次,我因学业受挫而倍感沮丧,他使用那略显沙哑的嗓音为我唱歌。虽然歌声不够动听,但他那份纯粹的快乐感染了我,让我重新振作起来。他告诉我,唱歌是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,不必在意他人的眼光,享受过程才是最重要的。

哥哥还是个运动健将。篮球场上,他矫健的身影穿梭自如,投篮、传球、防守,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活力。他常常带

着我打球,教会我团队协作的重要性。在他的带动下,我也爱上了篮球,成为球队的一员。哥哥说,生活就像比赛,唯有全情投入,才能体会其中乐趣。

在哥哥身上,我感受到一种对生活的无限热爱。他用一言一行告诉我:生活不仅是为了生存,更是为了点燃心中的热情。何其有幸,我能拥有这样一个哥哥。他如同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,指引我发现生活的美好,让我的每一天都充满向上的动力。

(指导教师 胡兴梅)

袋鼠

浙江省义乌市国贸小学 马小迪

袋鼠是澳大利亚的象征,属于有袋类动物,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大陆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。

袋鼠刚出生时,最小的居然只有一粒黄豆那么大。但成年后,它们的身高可达1.3—1.5米,体重可超过50公斤。成年袋鼠下肢强健有力,奔跑速度非常快,时速可达50公里以上。因此,在野外若被袋鼠追逐,即便骑电动车也难以轻易逃脱。

袋鼠主要以植物为食。当想获取高处的树叶时,它们凭借强健的后肢可轻松

跳至4米高,因此能毫不费力地吃到新鲜树叶。在动物界的跳高能手之中,袋鼠也名列前茅,位居第三。

袋鼠的尾巴是其重要的身体部位,长度约1.2米。这条强壮的尾巴,既是袋鼠休息时的“座椅支架”,也是其战斗时的“核心杠杆”。一旦遇袭,袋鼠便以尾巴撑地,挺直双腿,用力踢向对手的腹部,从而击退敌人。

因为袋鼠的皮毛很珍贵,以前有很多人捕猎它们。现在,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些可爱的动物!

